新民网:www.xinmin.cn 24小时读者热线 962288 E-mail:xiuxianban@163.com
资深编辑 曹正文 视觉设计 董春洁

我和阿比西尼亚猫

◆魏小燕 文/图

退休了，闲来无事，于是决定去国外儿子的家散心开眼界。头几天，我天天和孙女亲热，全然不顾身边一只像狐狸一样的猫。它却老在我身边绕来绕去，东闻闻、西嗅嗅，连茶杯、饭碗，它都要仔细地闻闻。我总是讨厌地、粗暴地把它推到一边，儿媳笑笑，轻轻地唤:MaKi，过来，妈妈抱抱！MaKi像听懂了似的，走过去用头蹭蹭儿媳，儿媳就一把把它搂在怀里。我不屑一顾：有抱它的功夫，还不如抱孙女呢！

一天早上，我刚开门，MaKi就顺着门缝溜进了房间，还跳上了床，在上面巡视了一圈。我气急败坏地赶它，儿子在一旁说了：MaKi晚上一直是在这个屋子里睡觉的，你来了，侵占了它的领地，MaKi忠厚善良，一直自己找地方睡，今天回来看看自己的领地，你还对它这么凶？

啊？原来这么多天，我一直是占着MaKi的领地呀？一下子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于是就把门大开，还装模作样地学着叫:MaKi，进来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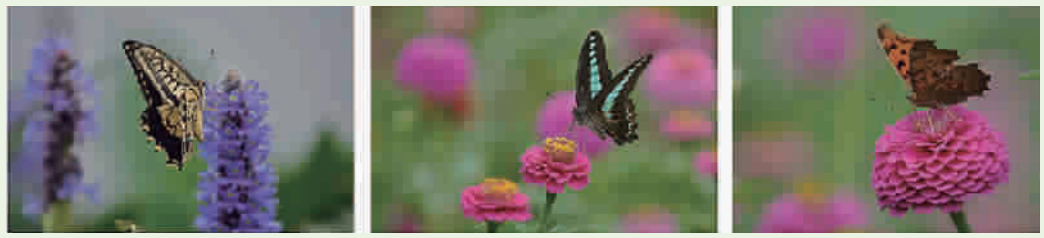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，MaKi每天总要到我的房间里来转几圈，我也不呵斥和赶它了。我还试着去抱它，它趴在我的肩上，用后脑蹭我，用舌头舔我，呵，凉凉的，粗棱棱的。

有一天，我从楼上的客厅下来睡午觉，发现MaKi在我床上的角落里打盹。我悄悄地上了床，掀开被子，躲了进去，倒像MaKi是主人，我是客人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我手臂上，睁眼一看，MaKi团在我身旁，一只爪子轻轻地搭着，头靠着我的手，好温馨。我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惊动了MaKi的好梦，也怕破坏了我和MaKi刚刚建立起来的友好信任关系。

慢慢地，我开始关心MaKi了，这一关心不打紧，才知道MaKi可不是一只简单的猫，是阿比西尼亚猫。这种猫传说是古埃及被崇拜为“神圣之物”的猫的后裔，在美国，阿比西尼亚幼猫的价格平均都在1800美元以上，英国的价格就更高了。

MaKi拥有CFA证书，纯正的血统可以追溯到三代以上呢！你看它身体苗条而潇洒，四肢细长，肌肉发达，头呈楔形，金黄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下巴、嘴唇及眼边缘有浅奶色条纹，并且头上有许多斑点，像一只小型美洲狮。华丽动人的短毛红黄相间、深浅不一，显得尊贵、庄严，仪表堂堂，天生一副帝王之相。

我越来越喜欢MaKi了，它真是我们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！



侯福梁(蝴蝶摄影作品选)

海鸥情未了

◆王昊汇

小时候时常在电视里看到有关海鸥的纪录片。长大后的我终于有幸亲身体验这样的美妙。

2011年夏我在“汇业1”号商船上从事水手工作。船尾的尾楼甲板是我喜欢的地方。每当船在海上航行，我总会乘着空闲的时候站在尾楼甲板上欣赏大海。船尾的螺旋桨卷起层层白色浪花在湛蓝的海面上飞快地向后退去，偶尔会有成群或者落单的海鸥跟在船尾轻快地飞翔。

一天，忽然一只与众不同的海鸥飞落在了尾楼甲板上。一般的海鸥都是通体接近白色，而这只海鸥呈现出浅浅的灰色。这时，大厨从厨房出来，手上拿着一条小黄鱼，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“挥扇、挥扇”，把小黄鱼朝那只海鸥扔去，那只海鸥叼起小黄鱼便飞走了。我很好奇，大厨为何喂食的时候要叫这只海鸥挥扇子？问了才明白，原来压根不是什么挥扇子，由于这只海鸥通体灰色，而且又飞得像闪电般快，所以大厨给它取名叫“灰闪”。

几个航次下来我也俨然和“灰闪”成为了老朋友。偶尔也像大厨那样叫它的名字并给它喂小黄鱼吃。它对人很友善，并不怕生。“汇业1”号在夏季走上海至秦皇岛的定线，到了秋季开始走不固定的航线，先后去过北方的葫芦岛、大连、丹东以及南方的南通、乍浦等多个港口。但每当在黄海中部至成山角海域航行时，“灰闪”几乎都会如约而至。那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是无限的风光，是无尽的遐想，更是无边的寂寞。“灰闪”陪伴着我，走过了一段又一段寂寞的航程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“灰闪”是在一个下午。那天，“汇业1”号正在黄海中部海域航行，天却变得阴沉起来。狂风裹着乌云，海水变成可怕的暗黑色，不一会儿，暴雨疯狂地倾泻下来。突然，一个灰色的身影飞快地朝尾楼甲板飞来，落在了绞缆机廊棚下。定睛一看，原来是“灰闪”，它的全身都被雨淋湿了。暴风雨在黄昏时分停了，夕阳那金黄色的光芒隔着一片片云层投射到海面上，“灰闪”抖抖翅膀叫了一声后朝着远方飞去，消失在那金黄的暮色中……

在欧洲看狗

◆米舒

这次去欧洲，又见到许多喜欢动物的养狗者，还有许多享受欧洲生活的狗狗们。

每天清晨，我从旅馆出来，便可以在晨曦中见到不少欧洲人在遛狗，欧洲的狗与狗相遇后，无论是大的，还是小的，互相贴贴脸颊，以示友好与亲热，大致与欧洲人相仿。这让我很好奇也很纳闷，我家的狗，每次出门，一见邻家的公狗，就十分紧张，先是停下步子，然后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而有的邻家狗一见我家的狗，就吠个不停，这一叫，把对面一幢楼阳台上的几只小狗也激怒了，那些狗也大叫起来。于是狗叫声此起彼伏，我只得赶紧把自家狗牵走。

这种情形，我在印度也见过，在新德里，狗与狗之间也互存戒备，怒目相向。为什么亚洲的狗见了同类如此惊慌，我想与我们养狗人对狗的教育训练不得要领有关。狗吠叫其实是一种害怕、一种紧张。而欧洲的狗与狗之间如此不设防，如此友好亲热，那可能是因为环境因素改变了狗的性格。

狗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待遇，如在飞机场，我就见到狗主人在为自家狗办登机手续，据主人说，只需自己备个笼子，把狗关进笼子，购买一张机票就允许搭乘两条狗，手续相当简单。在超市、饭店、酒吧，狗可与主人一起分享美食。我在克罗地亚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，见不少狗主人带着宠物狗一起欣赏美景，狗渴了，就在湖中饮水。这晚，我在入住旅馆时，见到狗主人带着狗也在办住宿手续，第二天又见到此狗与我们一起离开，去扎达尔海滨城市继续游玩。

欧洲人把狗视作自己的朋友、亲人、儿女，这是一个观念，也许是物质生活提高后形成的观念。中国正在富起来，什么时候狗的待遇也能随之提高呢？我们狗与狗之间相互戒备的状况会有所改善呢？我期待着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。

给蟋蟀放生

◆姚全兴

从市区迁居近郊刘行后，买了一盆生气勃勃的虎皮兰，放在客厅里。我和妻子阿惠刚把花盆轻轻地放到地上，突然从盆底下跳出一个小东西，阿惠以为是一条蜈蚣，就一脚踩上去，把它踩死了。她仔细端详，发现是一只蟋蟀。她“啊”的一声，怔住了，脸上露出自责的神色。

就在这时，从盆底下又跳出一只蟋蟀，在地上跳来跳去。这次看清了，我赶紧趴到地上，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去捧它。好不容易捉到了，把它放进一个茶杯里。阿惠看着来到我家的小客人，怜惜地自言自语:“给它吃点什么呢？它要不要吃饭粒？”我说试试看，就在茶杯里放了两粒饭。小客人看看饭粒，想吃又不敢吃，也许初来乍到，有点陌生吧？

说也奇怪，又有两只蟋蟀陆续在地上跳跃，它们是在寻找小伙伴？一定是的。可惜其中的一个已经死于非命，找不到了。我把它们也捧进茶杯，默默地说:“你们三个就一起做伴，好不好？”

阿惠的弟弟玩过蟋蟀，所以阿惠知道一些蟋蟀的知识。她说，尾巴上有两根刺的，是二尾子，雄虫，会叫又好斗。尾巴上三根刺的，是三尾子，雌虫，不会叫也不好斗。现在茶杯中一雄二雌，能不能和平相处呢？那只雄虫能否给我们唱唱小夜曲？

晚上，我们静静地等着，不一会儿果然听到叫声，时断时续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。这是为同伴的死唱的哀歌，还是庆幸三个伙伴在一起唱的欢歌？可是，第二天晚上这天籁似的秋声听不到了，看看茶杯里的饭粒支离破碎，三个小伙伴呆呆地站着，好像无精打采，想什么心事。

第三天早晨，阿惠怔怔地看着茶杯里的蟋蟀，难受地说:“还是放生吧，让它们回到大自然中去吧。”我觉得这主意挺好，我们不会养这秋虫，不如给它们自由，何必糟蹋会唱歌的小生命呢。

我马上把茶杯里的蟋蟀放到楼下草地上，一刹那，三个小伙伴纵身没入草丛，无影无踪了。这天晚上，我和阿惠出外散步，在小区草地到处听到蟋蟀此起彼伏的歌声，那么优雅，又那么充满激情。它们中有没有我们放生的小家伙呢，我想肯定有，因为它们都是秋夜的精灵。

花 鸟 虫 鱼

(第三百九十六期)

枫林鹿鸣 刊头国画:任筱琴

火红鸡冠花

◆[浙江·江山] 杨建

“一枝浓艳对秋光，露滴风摇倚砌旁。晓景乍看何处似，谢家新染紫罗裳。”这是一首古人吟咏叹赏鸡冠花的诗作。火红热烈的鸡冠花，是我最喜爱的一种花，它既有浓艳纷繁的花色，也有富丽堂皇的花形，更有傲霜斗寒的风骨。

老家有一庭院，每当春回地暖之时，就长满各色花草，里头有一种茎叶粗壮、呈紫红或黄绿色的枝苗，恰似亭亭玉立的少女，分外夺目，那便是鸡冠花。待到夏秋之时，它的主杆顶端或分枝叉处，便撑起花朵边缘呈波状卷褶、肉质肥厚、形似鸡冠的硕大花朵，其色或深紫玫红，或橙黄纯白，或淡红金黄，五彩缤纷，把整个庭院衬得富丽堂皇，分外热闹。

曾听奶奶讲过一个鸡冠花的故事。说从前有一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的人家，养了只公鸡。一天，一恶少见其女美貌，心生歹念欲行非礼，那公鸡为不让主人受辱，飞身啄瞎了恶少的一只眼睛。后来，恶少将公鸡毒死，母女悲痛欲绝，将鸡葬于院前。第二天，鸡冢上长出一片花朵殷红形似鸡冠的花儿，恰似一只只公鸡雄踞庭院。从此，恶少不敢再来骚扰母女。母女也以卖鸡冠花并用它为乡邻治病为生。这虽是个民间传说，但从此我便对鸡冠花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如今，我不仅要在每年的初暑至霜降这段时间，采集些鸡冠花晒干备用，还钟情于它的培栽。在窗前或案头上置一盆鸡冠花，可以让人赏心悦目精神振奋，特别是在秋风萧瑟、百花凋谢之时，其枝叶虽近枯萎，但花朵依然傲立于寒秋之中，霜愈重，色愈浓。

鸡冠花，我欣赏它，不仅因它的花色、花形和花姿的美丽，更因它丰富而令人回味无穷的深刻内涵。